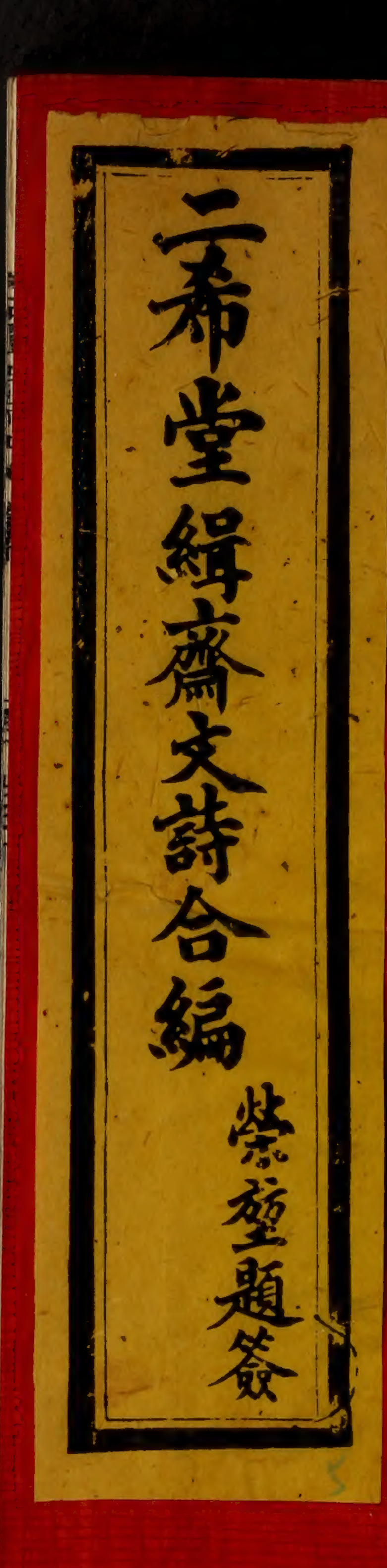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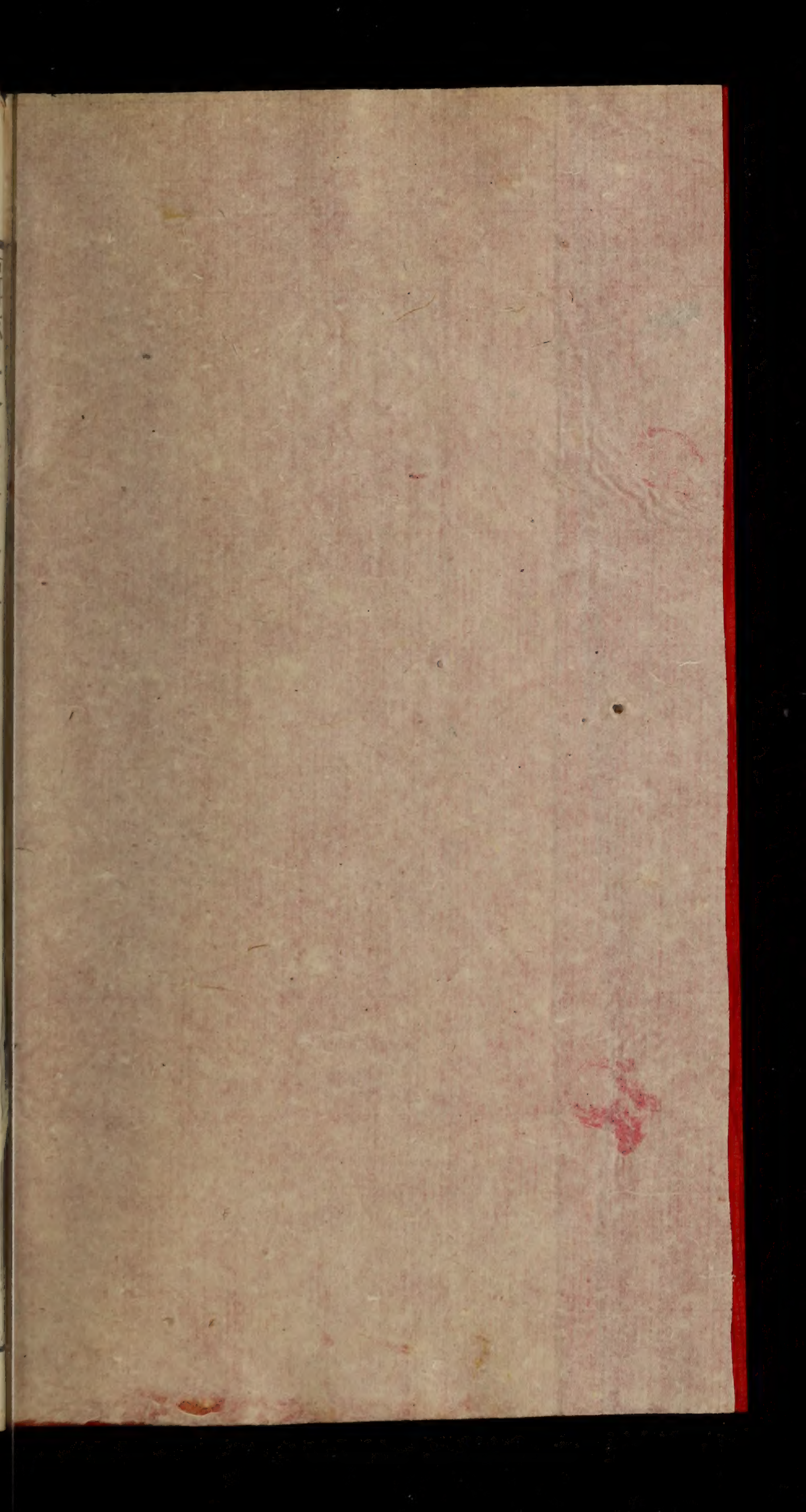


二希堂緝齋文詩合編

紫垣題簽



緝齋文集卷之八

漳浦蔡　新葛山

跋

御製全韻詩恭跋

臣聞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竊謂詩之於政事未嘗不兼賅焉考三百篇中述祖德敘神功無不眉列掌示而一出以抑揚往復之音遂使子孫臣庶如見如聞卽前代之事莫不於千百年後一唱三歎瞿然以思洵詩之爲道甚廣而政事畢具於其中也我

皇上聖學高深日新富有
御製詩文度越千古近復成
全韻詩一百六篇首述
發祥則生民之尊祖也繼陳
開創則文王之受命作周也考長白溯混同則太王之
天作高山也式衣冠習騎射則假樂之率由舊章也
天討必詳
廟算必紀其酌之告成大武乎
纂刻悉陳

硃批悉載其鳧鷖之持盈守成乎上自唐虞下至明代得失並舉教戒昭然其又勅幾之思駿命之警孔一訓詩而商頌為殿之旨乎備陳

列祖

列宗功德於上下平韻之中載舉中古近世事蹟於上去入聲之內首列四言源始昭矣標以本韻部分晰矣限以起訖通轉判矣三百十篇半為臣下之詞百有六章獨出

聖人之手創從來未有之格實立萬年永著之規微臣

何幸而得恭覩

龍章長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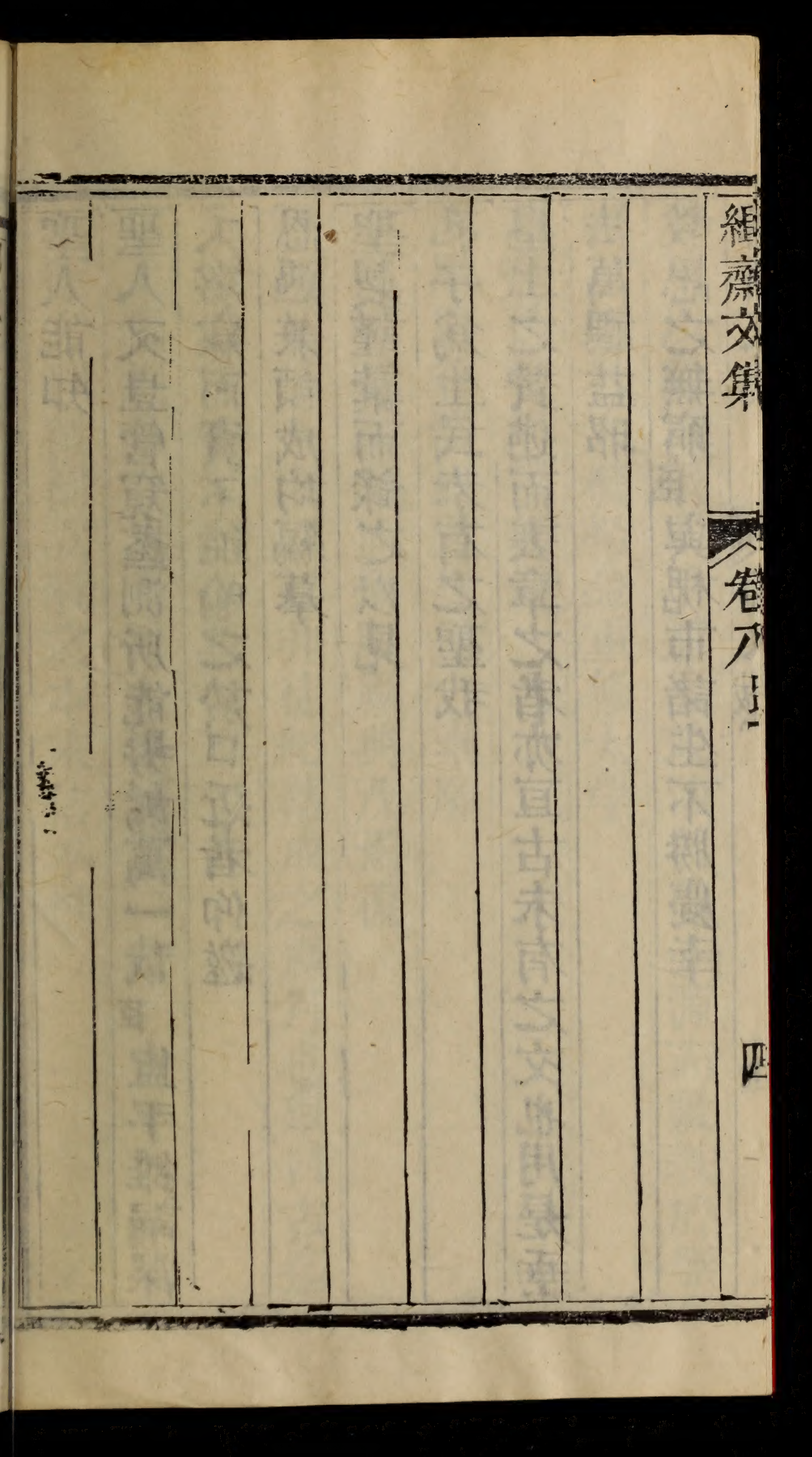
鈞奏也盥誦之餘謹拜手稽首綴數語於末深懼管蠡之見之未能仰窺萬一云爾臣蔡新恭跋

御製文廟碑文恭跋

臣伏覩我
皇上建中立極重道崇儒敬禮
先師迥逾前古
御極之初釐舉
視學隆儀摛
天文以闡道恭祖述憲章垂教萬世之法無不畢具矣
廹
駕幸闕里則又登廟堂而親盥獻抒

睿藻以勒貞珉明乎道德政治同出一源而敷教於無
斁也迺者大發帑金重修太學
親釐舊額用揭新規
頒周笵彝器以慰從周之素願
躬臨釋奠禮備而樂明厥典茂焉復
御製重修文廟碑記非徒紀落成之歲月也舉自古迄
今所以讚頌尼山而莫能形似者
皇上獨超羣言之表博大精深契
至德之淵微闡立教之本末信乎性

聖人能知
聖人又豈管窺蠡測所能髣髴萬一哉臣盥手雒誦深入窅寐而實不能喻之於口近者仰邀
恩遇兼領成均編摹
聖製謹彙而錄之以見
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我
皇上之贊述而表章之者亦亙古未有之文也用是垂
法萬禩益昭
教思之無窮臣與槐市諸生不勝慶幸



御製平定回部戰圖詩恭跋

臣聞自天助順惟聖則天載籍所傳推言定業之本凡豐功偉畧承眷顧而 前猷用以昭垂奕禩欽惟
聖皇御寓神謨廣運光被萬方平定伊犁進軍格登鄂拉次鄂壘扎拉圖泊和落霍斯庫隴癸我師屢捷烏什旋降既築壘喀喇烏蘇遂大捷呼爾滿通古思魯克嗣是一勝之於霍斯庫魯克再勝之於阿爾楚爾三勝之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執訊獻馘回部悉平仰見我
皇上命將出師

特授方畧
睿照二萬里外
勝筭豫操是以
聖武告成新疆式闢耕屯相望商旅通行引養引恬羣
安樂利爰覈其戰地因事繪圖
親灑
宸翰冠諸幀端有成詠者即事而紀其勳有補詠者追
摹以彰其績恭讀
御製詩而全圖昭然

聲靈赫濯猗歟盛哉臣竊惟
上天篤祜
皇朝涵和協順
聖祖蕩平崐漠西羌
規模閎遠
皇上本敬
天法
祖之意
大功底定遂使天山左右悉拓坦郵

峻德鴻勳彌徵極盛稽諸往牒實末前聞臣敬繹
奎章猶兢兢以
慎勅蹄幾持盈保泰爲念不誠見
大聖八行健不息宥密緝熙永昭久道化成之治哉臣
蒙
恩賜全帙盥手雒誦復敬繕於冊以誌欣幸忭躍之私
云爾臣蔡新拜手稽首敬書恭跋

御製古稀說恭跋

臣惟堯典舜典言欽言恭大禹謨言祗承無非敬也主敬之道立以誠貞以恒而皆本於不自滿假之一心唐虞之世都俞吁咈君臣交儆萬世而下猶想見賡拜賡歌之盛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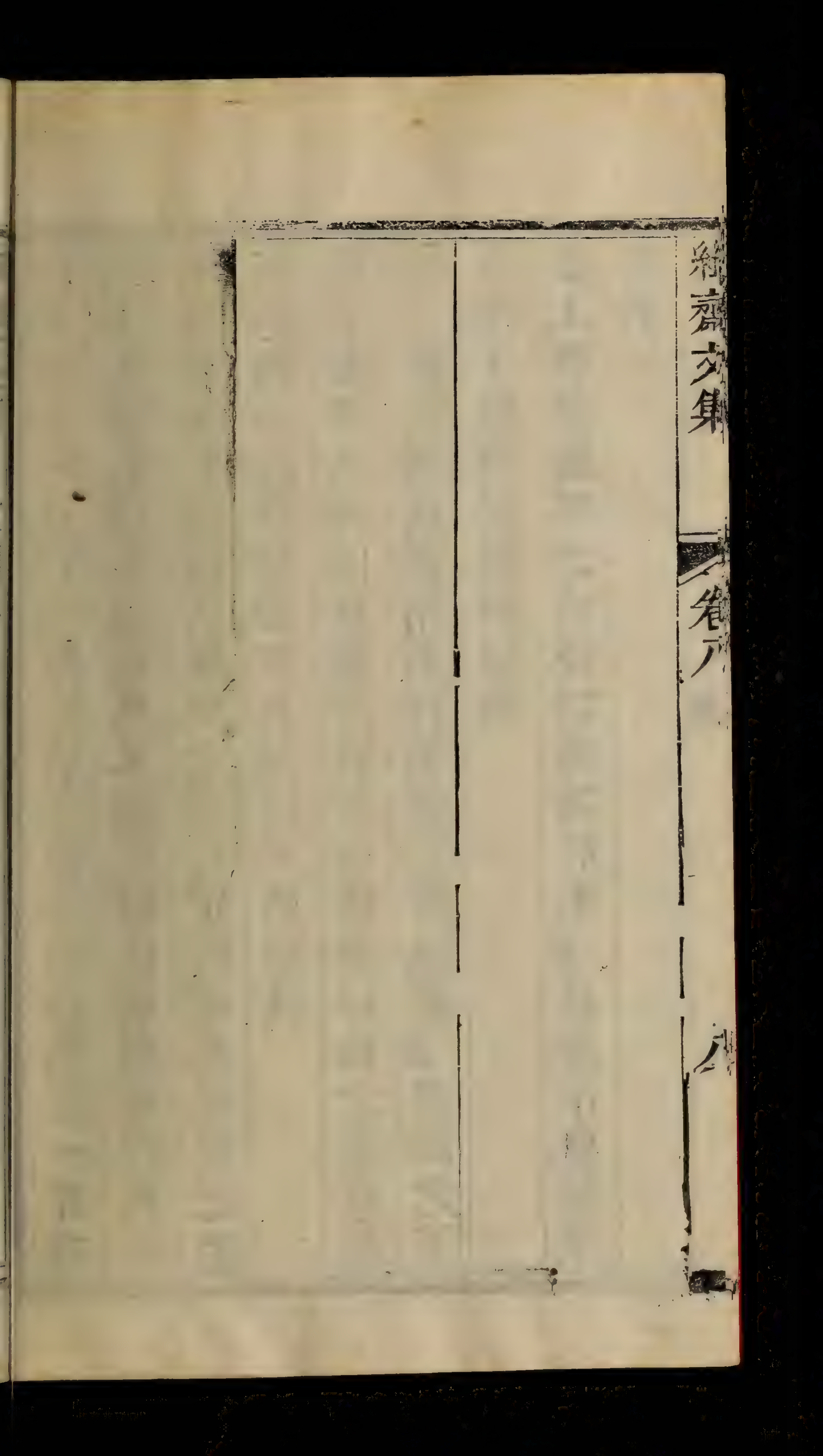
皇上乘乾出治惟日孜孜久道化成世躋仁壽歲庚子恭遇

七旬萬壽羣臣咸進嘏詞

上因侍郎臣彭元瑞古稀九頌而復

著爲古稀說以宣示在廷臣幸得虔誦紬繹再四益信
聖天子謙德彌劭日新又新非特唐虞三代所稀即循
蜚疏仡以前亦不多見夫頌不忘規固人臣之義然至
於無可規則頌之不足何復言規在元瑞之進斯頌也
誠伏覩我
皇上敬
天之無息法
祖之無間勤民之無怠典學之無射而且奮武則無不
服籌邊則無不幬制作則無不備用人行政宵衣旰食

則無不嘗也是以極意形容揄揚盛美纔萬之一耳乃
皇上不視爲頌而視爲規又槪之羣臣所獻畢視爲規
而非啻頌夫因規爲規規之則有定即頌爲規規之道
無窮由斯以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我
皇上秉冲執純固萬無待於規而愼終如始之至意則
皆主敬立誠貞恒而不自滿假之所致也臣受誦之下
口沫手胝莫罄揚搉竊推
皇上敬承緝熙之旨謹誌數語於末臣曷勝忭慶欽服
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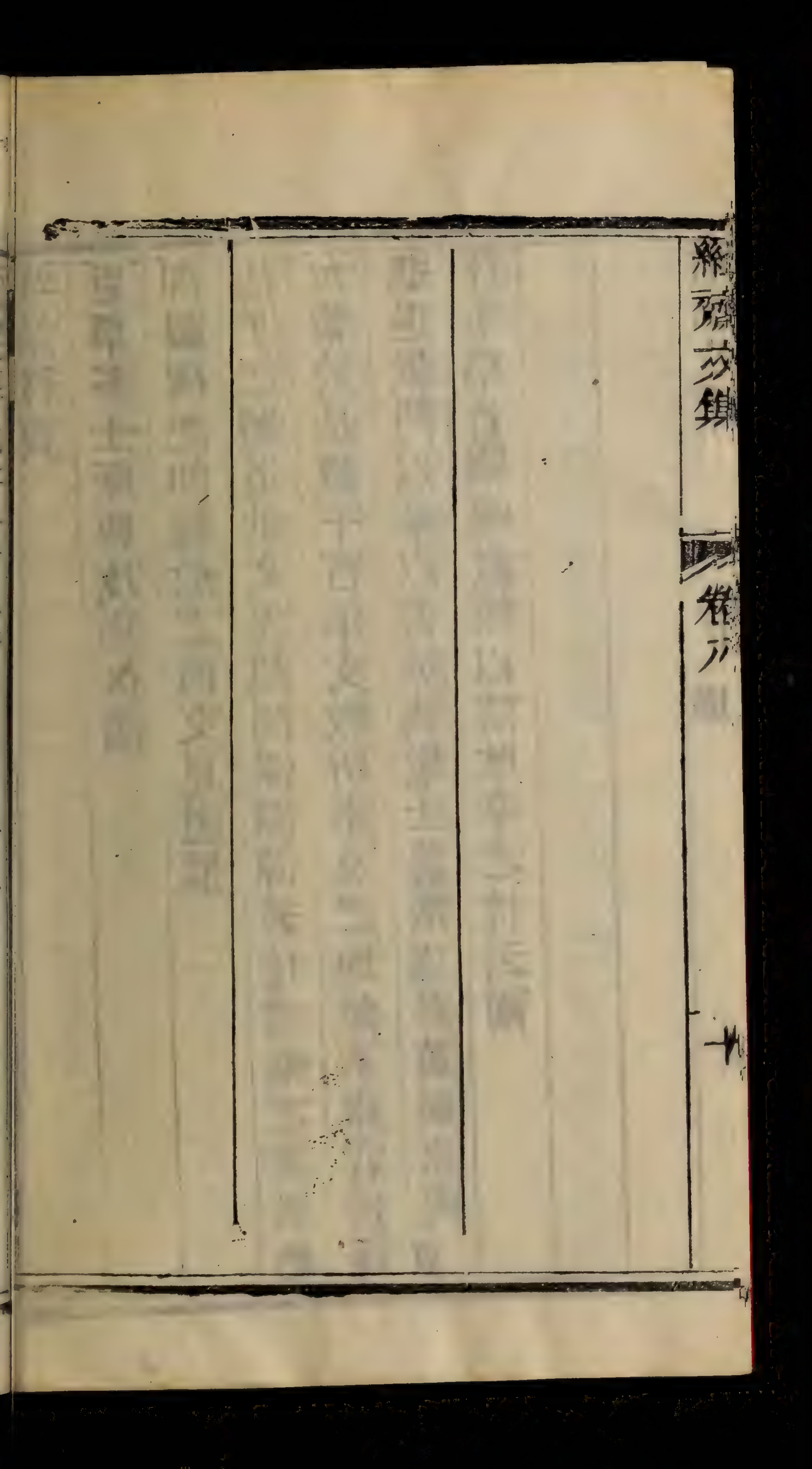


御製熱河文廟碑記恭跋

臣謹案漢以前有孔子廟然未嘗出闕里也唐貞觀二
年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開元二十七年天下州縣皆
立廟然猶未及關以外也粵稽
聖祖仁皇帝避暑山莊實惟熱河距邊關數百里而遙
伊古以來風化莫及逮沐
聖朝
累洽重熙之化比戶絃歌人懷鉛槧我
皇上承

列聖之治以爲治
文命敷於四海邇者西域去京師二萬餘里悉入版圖
霑被
教澤設郡縣立學宮宗廟百官之美富無不進而觀退
而學以蹌濟於辟廱泮水之間況乎灤水之陽羽林
翠蓋屢奉
宸遊歌詠化治者徧衢巷而拜瞻車服未隆其典
作君作師之心誠有不容已者爰
命所司度地庀材特崇殿宇具法儀備禮器

親詣釋奠
恩覃多士厥典茂焉伏讀
御製碑記即韓愈之因文見道推
孔子之體道垂文義蘊閎深淵源若接禮樂之興煥然
大備於是數千百年文教所未及之地無不雍容揖讓
進退戟門以琴以書烝我髦士負哉盛矣莫與京矣臣
拜手稽首竊綴數語以誌欣幸之忱云爾



欽定淳化軒重刻淳化閣帖恭跋

淳化軒重刻閣帖成臣蔡新叨與

恩賜敬謹觀玩仰見

聖人好古右文嘉惠儒學之

盛意伏讀

御製淳化軒記暨十卷中各系

鴻篇壽繹再四昭若發蒙臣竊惟自古帝王游藝文林

陶情墨海漢唐以降代有流傳顧惟是騁波拂之工極

臨摹之妙已耳未有若我

皇上之心融各體手訂羣疑溯六書之源流證千秋之
得失
聖明天縱神化日新者也臣謹案宋太宗集古名蹟摹
刻爲淳化閣帖當時稱爲法帖之祖嗣是若二王府國
子監脩內司太清樓諸摹本續搨皆不如原搨之工其
他若絳潭汝鼎之屬無慮數十葢莫能逮
御府所藏元祐中賜畢士安本特冠諸搨以此摹刻傳
示已足珍重藝林而
聖學淵深

宸鑑精密以侍書王著考核良疎雖經黃伯思米芾董逌有糾駁而猶未能衷於至是
特命內廷諸臣重加排次一斷於
睿裁校其異同正其訛謬刪其複沓定其後先行間有釋卷末有識釐然各當煥然爲章然後盡善盡美毫髮無憾猗與盛矣抑臣恭讀之下更有心悅而誠服者夏后宜冠帝王孔子弗書爵字正君臣之大分辨世代之宏綱義炳圖疇而理賅經史則又有鍾張羲獻所未嘗窺其奧而漢唐晉宋均未能擬其盛者夫書藝也讀

聖人之論書而知藝通乎道矣藝學也觀

聖人之嗜學而知學根乎性矣謹盥寫

御製各篇以

進敬綴蕪詞以識忭仰時乾隆壬辰十有二月望日臣

蔡新敬書恭跋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恭跋

臣竊按宋淳化初侍書王著奉勅摹唐以上法書爲十卷最稱寶貴厥後潭絳大觀太清樓之刻均莫能逮第昧於考古其世次名眾爵里排類多乖復多誤編複出之陋雖米芾黃長睿秦觀輩各有專書以糾其謬而未盡也至於點畫音義頗藉釋文以便觀覽則自陳與義劉次莊施宿姜夔以及明之顧從義

本朝之羅森朱家標互有異同即王澍著閣帖考正一書辨證較詳而其間仍多未當我

皇上幾餘游藝於字學集其大成

三希堂

墨妙軒兩帖 嘉惠藝林珍同圭壁乃復出 內府舊

藏淳化帖初搨賜畢士安本

特命內廷詞臣排校選匠重鉤構 軒置石每卷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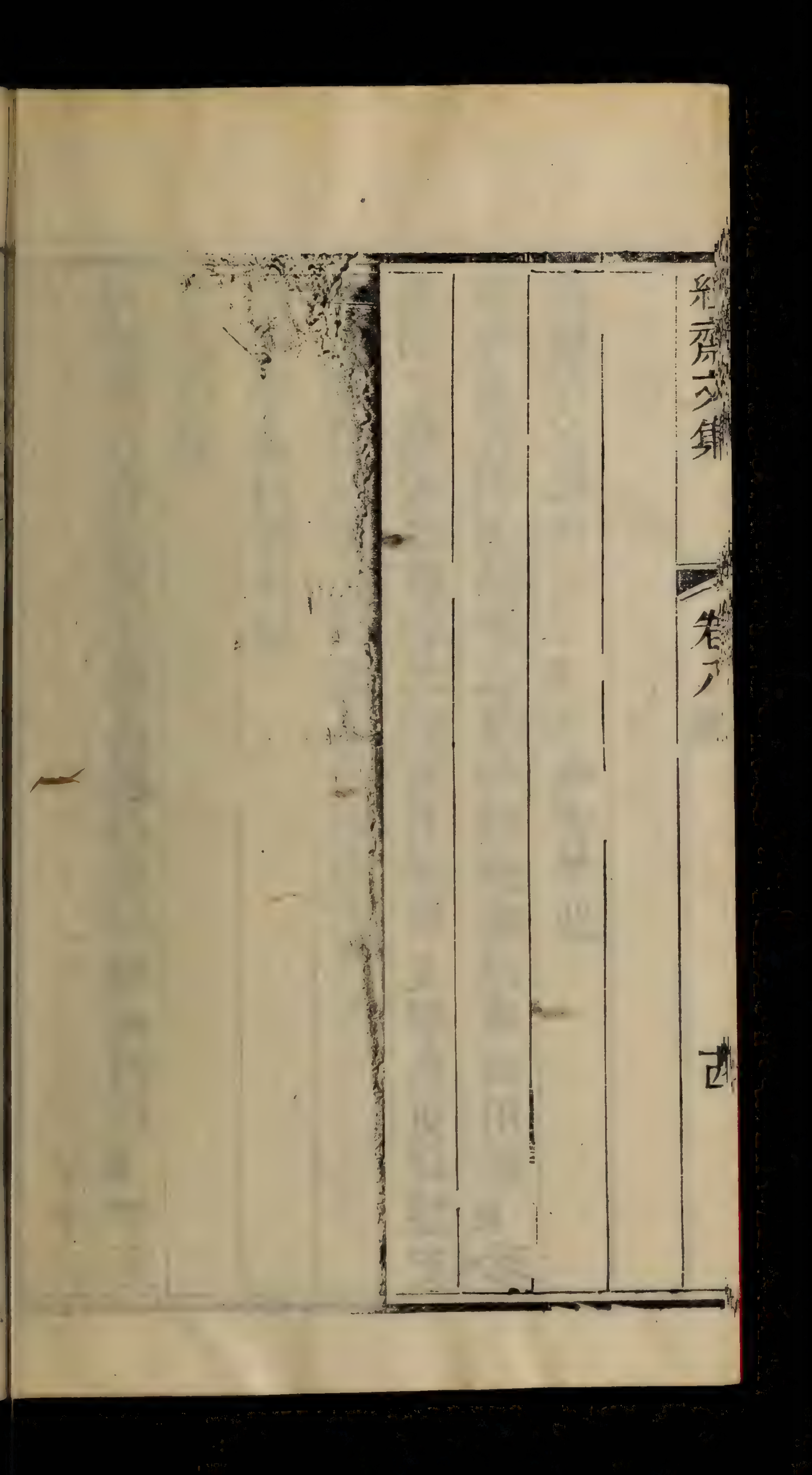
親加裁定識以

天語即辨明世次之中寓筆削維嚴之旨其名系爵里

則援史以定之誤編複出則据文以釐之又諸家釋文

廣爲蒐輯依文旁注

衷於至當在操觚者固可審形以求筆法在稽古者亦
可核實以資博聞不徒爲曩代集帖增光而已臣叨直
禁廷會蒙
頒賜拓本因獲詳繹
御識諸篇及釋文辨異各條竊以爲
鑒別之精較諸摹勒之妙其有裨於文學爲更鉅葢史
裁經義亦俱寓於斯也謹加繕錄裒次成冊用誌臣珍
藏景仰之私忱云臣蔡新敬書恭跋



御製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記恭跋

臣竊惟榮河煥洛肇啟圖書文教誕敷載籍日博要必還其時以廣爲搜羅得其地以示其藏弆而載道之文又必折衷於聖人始能超前古以彰美備洪惟

皇朝純熙翔洽車書大同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稽古右文

詔開四庫全書館內而秘府之藏外而羣牧所採故家所收莫不滙集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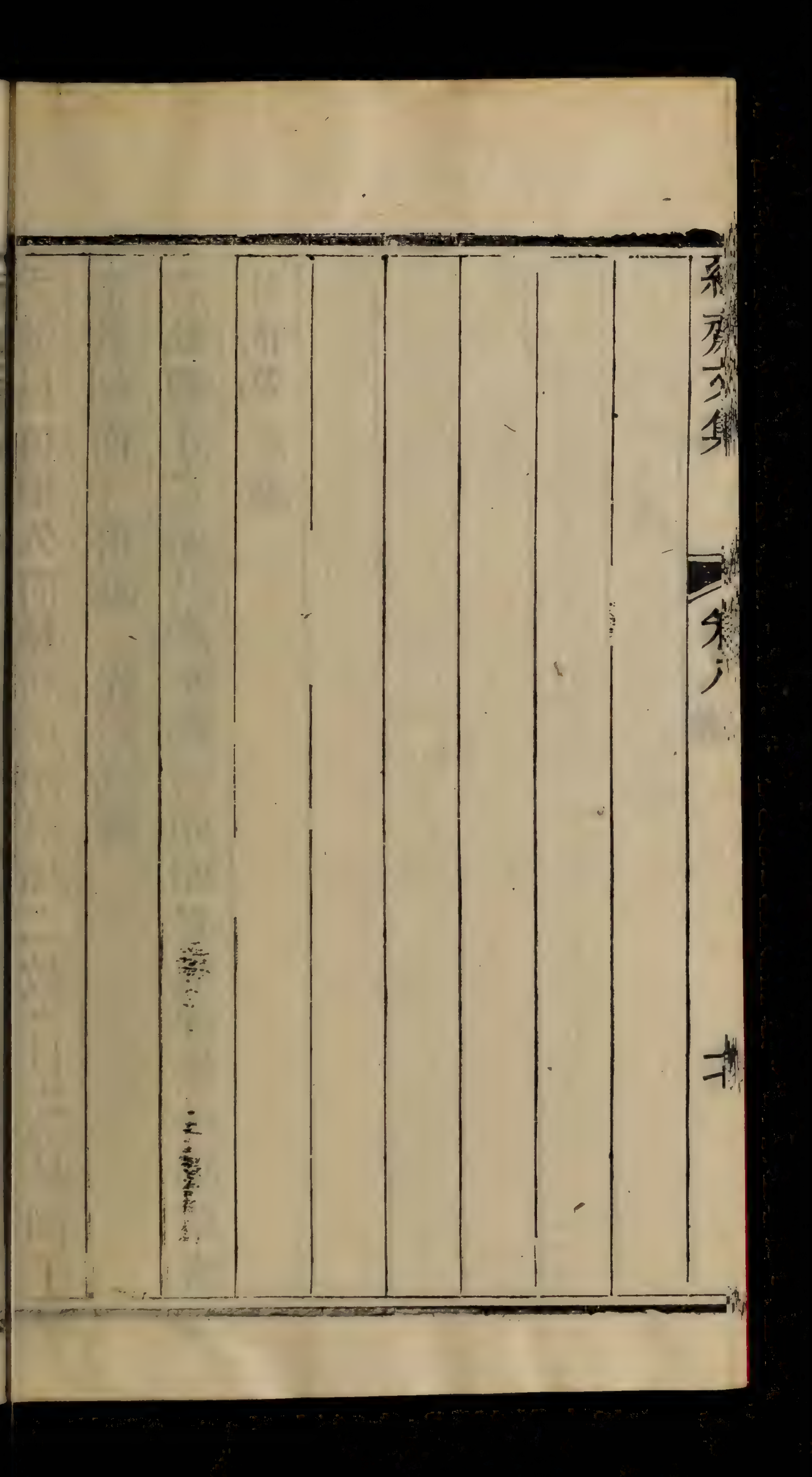
命儒臣分司編校次第繕寫其外間所希覯者以聚珍

版廣其流傳其書無關係者亦存其目甄別釐次定自
宸衷部帙既分統經史子集鈔錄得三萬六千冊煌煌
乎圖籍之盛非漢唐宋明所幾及矣且前代貯書不特
著錄未廣其收藏亦復無法如虎觀蘭臺兩院三廳之
分設俱不足以垂鉅制今
欽定四庫全書錄為四部分四處以庋之建於　紫禁
城者為
文淵閣建於　御園者為
文源閣熱河　避暑山莊則有

文津閣 盛京則有
文溯閣如四象之垂如四時之備閣之制取諸浙江范
氏本於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而疏川滙派經委秩
如用以導學海而觀瀾沾溉靡旣者不誠見
大聖人創制顯庸昭垂於永久哉伏讀
御製四記推本於百年禮樂恭迓
天麻重道崇儒非文莫闡六藝流別首重者經萬派同
歸知津爲要權輿於二典之文思文明蘊於中而發於
外文在而道存焉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傳心之緒

綜於此矣而因溯淵之詩仰溯
鴻謨貽翼開萬年有道之基不又因文而著歟夫文之
爲用至廣惟
天文懸象燦爲日星峙爲川岳極宇宙之大觀而包括
無遺復乎莫尚惟
聖則
天文成道顯四庫書集古今之大成
御製記備斯文之精粹淵深而津逮者博源遠而溯流
者長

文運昌盛恒久而長新所謂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而臣得近光以式瞻
睿藻遭逢之盛其慶幸爲何如耶爰敬謹繕錄踴躍懽
忭而爲之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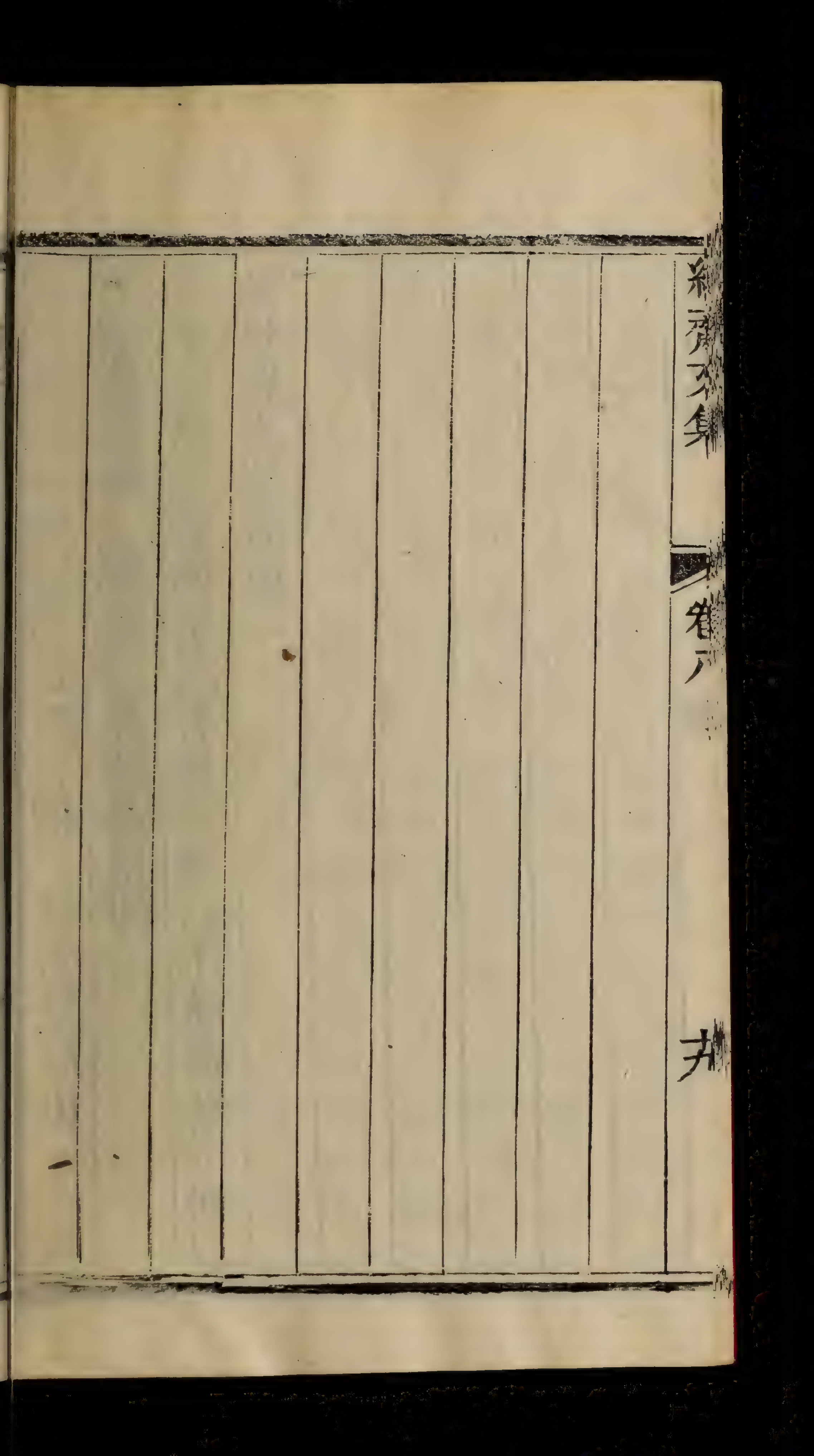
御製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恭跋

臣惟天下之治治於聖人而聖人之心通於天地天地司其化而授權於聖人聖人盡其心而歸功於天地一而已矣此其說莫備於易繫傳而註疏家或局於章句而不能兼通如以顯藏互為其根明一陰一陽之道說未為非至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作一句讀則天地聖人不可言合德矣學者因循舊解習為固然我

皇上心貫中和道通化育幾務之餘紬繹經傳正其句讀會其指歸斷然以鼓萬物而不與為句是乾元之不

言所利也聖人同憂是吉凶與民同患也夫禮樂刑政之敷施莫非長養收藏之迭用聖人之憂卽體天地之心聖人之爲卽贊天地之化故曰同也若夫繫傳與中庸相表裏此千古未發之蘊實千古不刊之論一經大聖人指示如日月麗天有目共覩繼善成性卽天命之性見仁見知卽率性之道百姓不知又修道之教所不容已者孔子所以上承三聖而下傳子思者若合符節道統治統一以貫之又豈經生訓詁之學所能窺見萬一哉臣陛辭之日欣聞

聖諭始有一隙之明及至石槽　行宮蒙發出
御製書義給　臣觀看　臣捧讀再四仰
聖學之重光幸餘生之有覺不勝歡忭謹繕錄成冊以
誌悅服之忱云爾



雜著

直隸河圖說

直隸大小七十餘河其在永平者由遷安經灤州入於海在遵薊者經玉田寶坻會寧河入於海皆山海關內南流自入海者也從遵薊而西為順天府其水則有潮河白河潮河自古北口入白河自獨石口入會密雲由潞河至通州合畿輔以北諸水經北運河東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入於海順天之西北曰宣化西南曰保定南曰河間其水最著者曰永定河自朔州東行合大同

諸水入直隸界東會宣化以上諸水又東會延慶以上諸水經蘆溝橋繞畿甸注東淀出三岔河口入於海保定之北曰拒馬河過涿州會易水經白溝河東南入西淀其南曰滱河派河又其南曰磁河皆會於祁州東北入西淀其遷郡者曰徐河朝陽曲逆合諸山泉東行入西淀俱自西淀注東淀出三岔河口入於海保定之西南曰正定又其南曰順德又其南曰廣平正定之水爲滹沱河由井陘經郡東南入寧晉順德廣平諸水亦滙寧晉俱自寧晉泊由子牙河東北注東淀出三岔河口

入於海廣平之東南曰大名其水則漳河衛河經河南界出山東至臨淸州合南運河北行至天津出三岔河口入於海總直隸諸水其不由三岔河口入海者永平遵薊諸山泉耳其在順天者由通州北運河東南行至三岔河口其在大名者由臨淸南運河東北行至三岔河口宣化以上之水則合永定河東南注三角淀正定順德廣平之水則會寧晉由子牙河東北注三角淀保定之水則滙白洋淀東行注三角淀三角淀之水又東行出三岔河口者也合一省大小七十餘泉總會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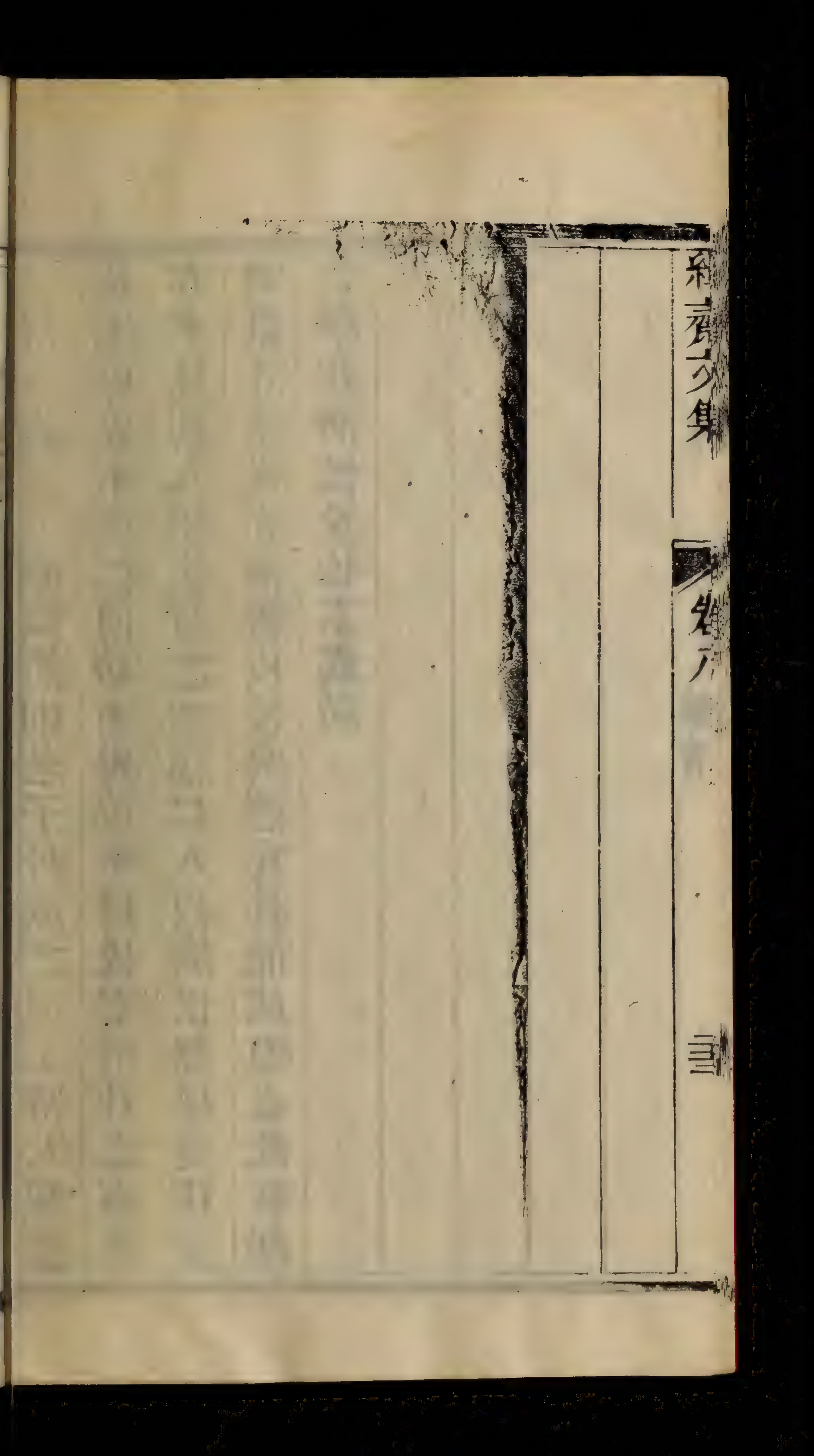
入海宜其驟雨急漲泛濫横溢為民生患也

丹仁說

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葢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

公也得之一已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蓋

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卽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臯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



繼嗣說

按禮經有爲人後之文則無後者當繼嗣正也子夏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又曰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嗚呼後聖有作不易斯言矣顧考之禮經稽之先儒之論說又有拘而難行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傳曰爲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絶後儒因之謂大宗有爲後而小宗無爲後據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繼高者絶繼曾者得主之繼曾者絶繼祖者得主之繼祖者絶繼

禰者得主之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爲後是專其貨財宮室而以爲己私啟房親之覬覦樂禍者聖人所必禁也此念菴羅氏之說也田汝成云昆弟異居者當立後邱文莊謂有大名顯宦者不宜絕此又因古禮之不可泥緣人情而爲之斟酌者也近世高安朱氏猶或非之謂生雖異居死得祔祭烏用立後且所謂大名顯宦必實有德業聞望而後可恐非近情之論愚竊以爲宗不論大小子不分支庶凡無後者皆可立也禮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彼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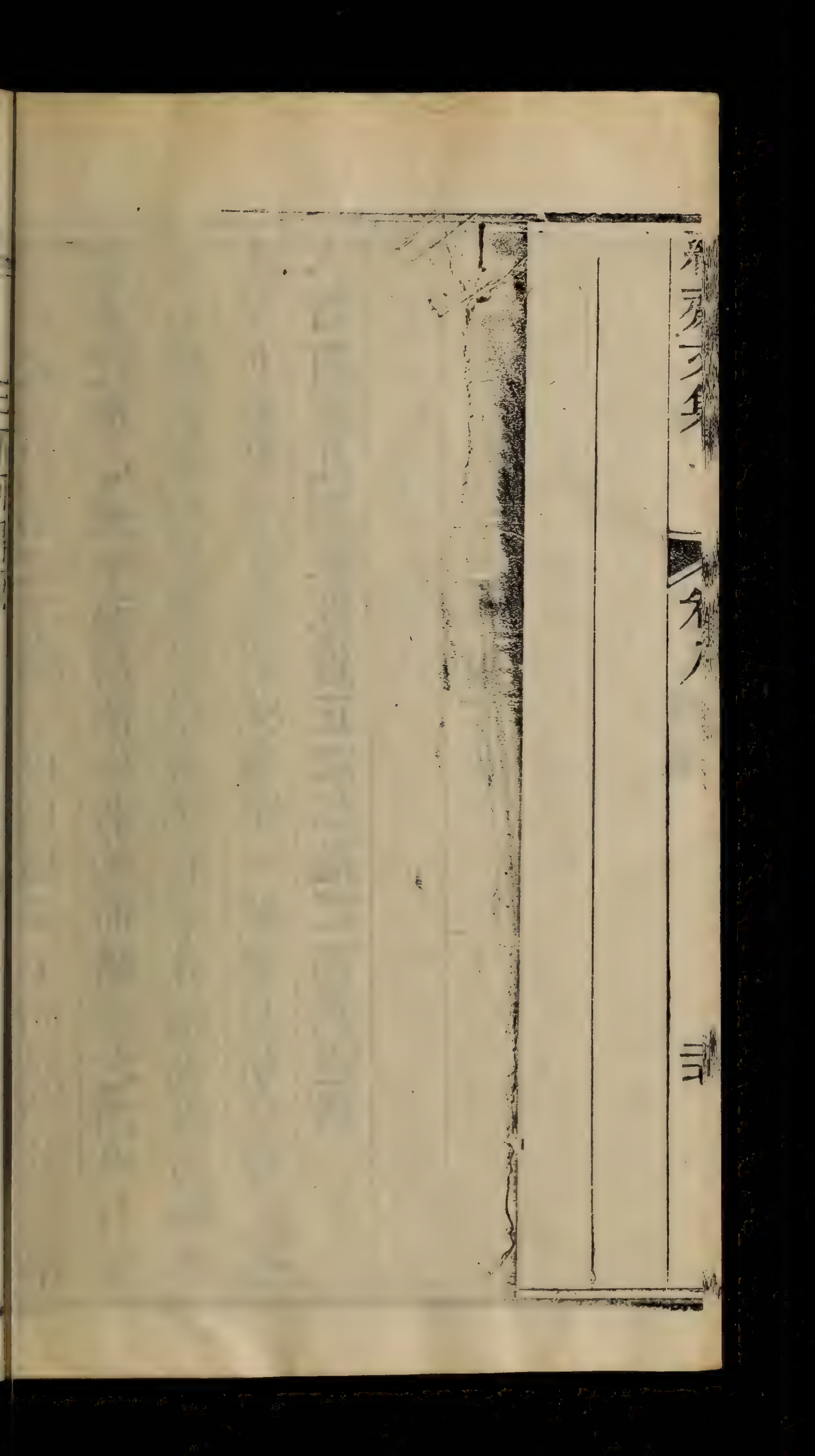
庶獨非人子乎利其貨財居室而爭繼啟訟者誠
惡若以私其所有爲嫌而聽其無後則其貨財居室又
將焉置之其歸之宗子耶抑歸之親兄弟耶是皆兆亂
啟爭之道也惟立後則各得其所宗以承祀不替人心
安而覬覦絕幽以慰死明以養生亦仁人孝子之用心
未可厚非也必泥支子當絕之文其亦惑矣
或曰支庶皆可立後是固然矣宗子無後必執以長繼
長則何如曰以長繼長之說經無明文惟通典載田瓊
論以長子繼大宗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

承其父然此爲同宗無支子者言之也非謂有支子可繼者亦必以長子後大宗也漢石渠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亦爲族無庶子言之也非謂有庶可繼者亦必以長子後大宗也夫宗法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大宗者世卿之家命於朝廷若魯三桓鄭七穆宗社人民之所倚賴土田里居族姓之所繫維皆於是乎在今則不然大夫多起於單寒不分支庶所謂繼別之宗已迄無定論其所謂宗子者大抵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之後莫之

宗矣又何必奪人之宗以爲宗乎況族人以支子继
宗適子不得後大宗子夏之言也又何惑乎
問同宗則可爲之後疏謂同承别子之後一宗之內若
别宗同姓亦不可是始祖以下皆可立以爲後歟曰然
然必自近者始如宗子無後先求諸同父諸弟之子無
可繼則及其同祖昆弟之子又不得則求諸同曾同高
昆弟之子此其正也或父母在時擇同宗之賢者教育
之不在此例若舍同宗之可繼而養他姓爲子者明告
族長共斥革之繼而昭穆不順者更之繼而其子忤逆

有實跡者告於所宗之廟而返之許再繼其應繼不繼及爭繼及繼而擅反或阻撓應繼之人族長共斥責之不可則聞官治之繼而其後有子者亦酌其貲財房產而分給之繼而其後有子而所生之後無子者願歸則告於所宗之廟而返之繼而其後無子而所生之後亦無子者則俟既娶生子以一子還本生父母亦禮之權也此皆宜於今而不悖於古者則以是爲吾族繼嗣之例也可哉曰吾族固有多子而不肯繼人亦有有子而欲再繼者又將何如曰是皆親愛之心不篤而自私之

合膝也夫兄弟之子猶子也已則多子而忍聽其兄弟之不祀於心安乎至所謂繼者絕而續之之謂也有子而再繼於義何居是世俗所謂養子非繼也義當歸本生父母雖然當丁菲之式微懼一綫之易斬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此則未能遽正之姑聽之而爲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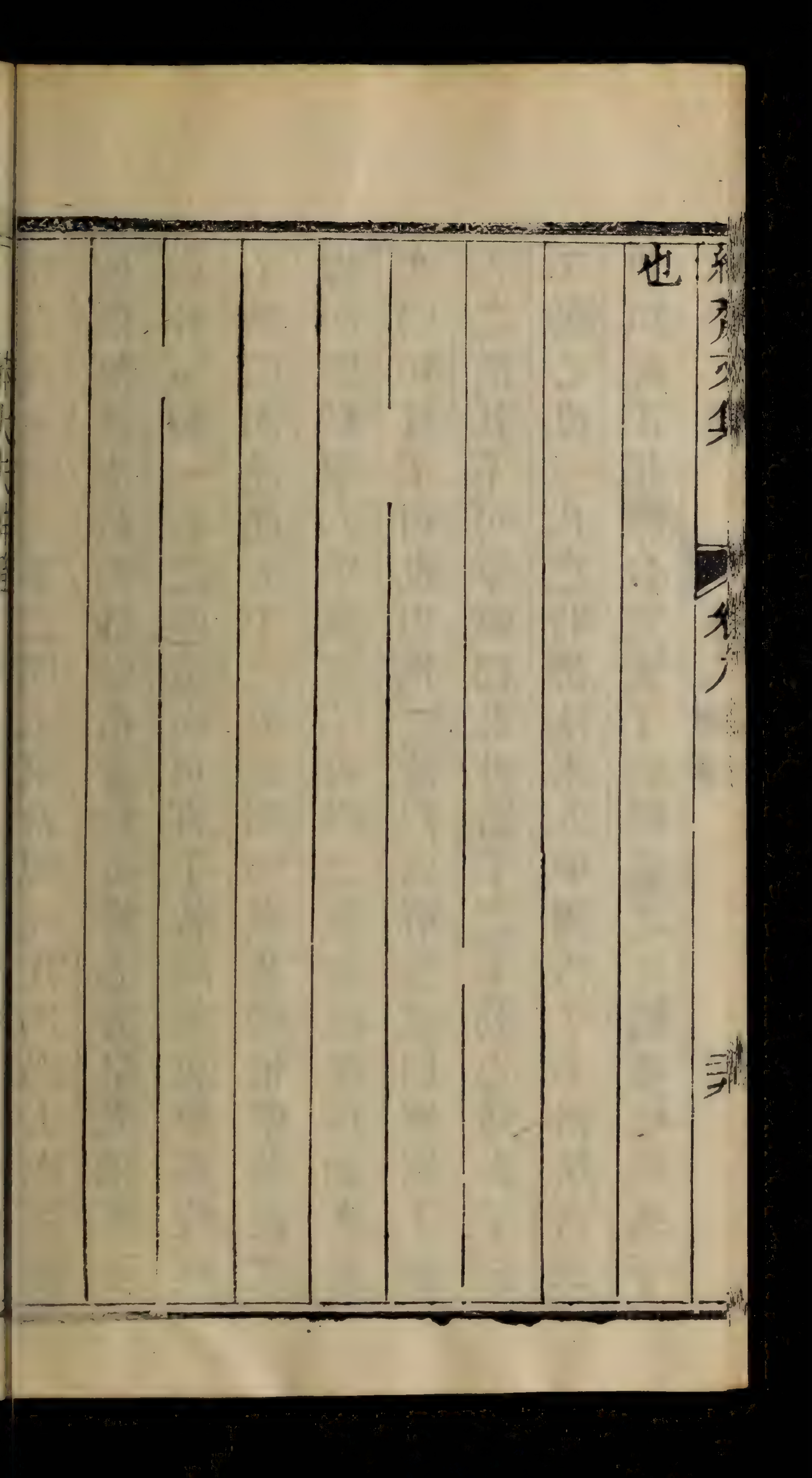


三不可得說

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爲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余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无

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禮

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廻惑尚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既學焉而未能亦明知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嘵嘵於告子



也

莽大夫辨證

大梁周亮工書影曰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 云云 使美新果出子雲宓何以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潛居錄亦云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擬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云云 縉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 棻劉歆子 長洲汪琬跋揚雄傳云吾吳揚莊簡公嘗參政

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郫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說尤詳大畧謂傳言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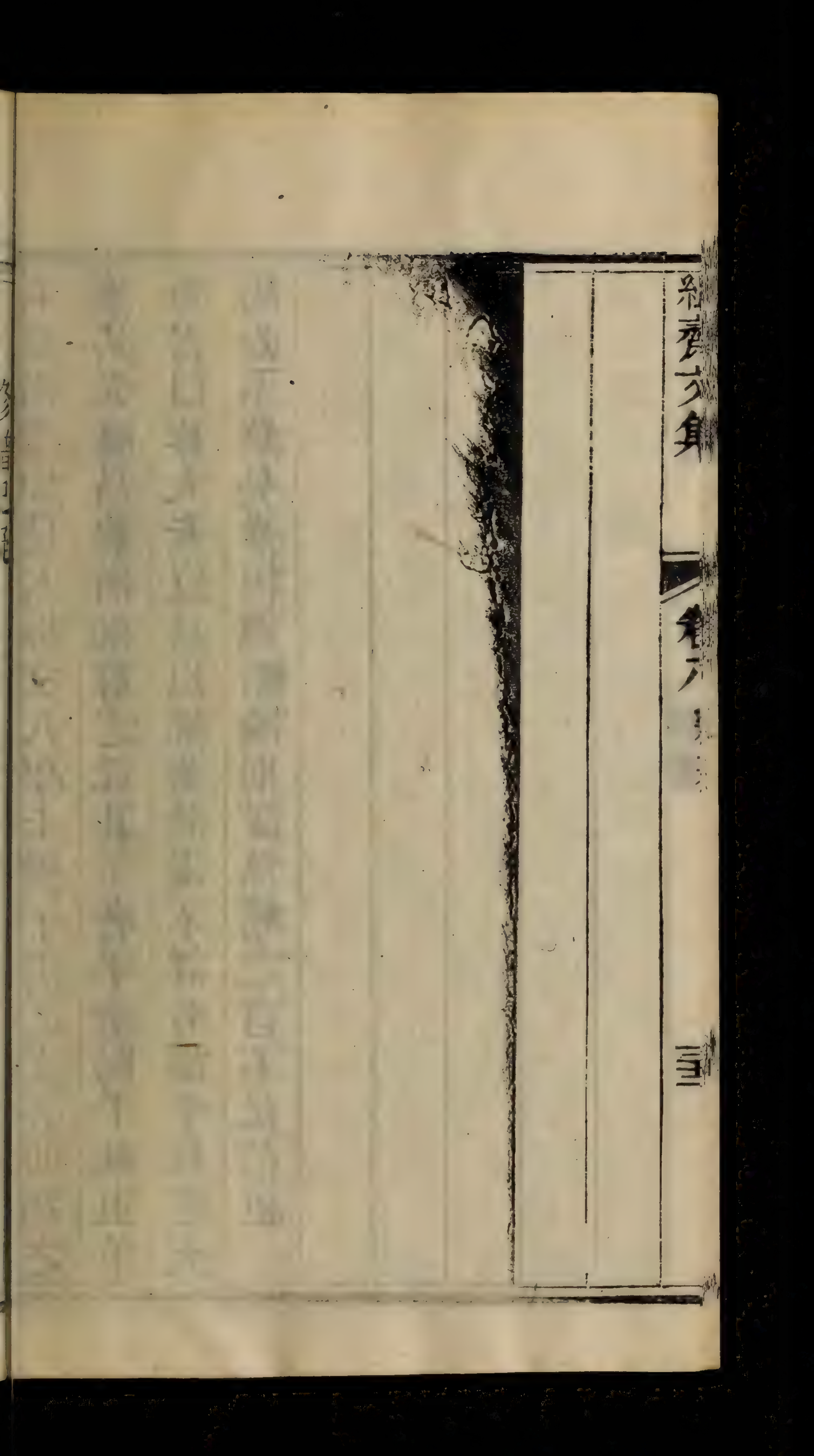
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决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

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

案漢書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班固

贊曰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大司馬王音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幸甘泉爲永始四年事長楊校獵爲元延二年事則雄之待詔承明當在永始三四年也雄年四十餘官京師亦烏知其爲四十九與四十一耶若以四十一當永始四年則天鳳五年卒適當七十一歲豈得以建始改元歷天鳳爲年近百歲乎不得以是傳誤又贊言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大夫而雄三世不徙官亦非謂雄歷官止三世也且當莽時雄已稍遷爲大夫豈得云不徙官乎孟堅作史去雄沒纔四十餘年

不應錯謬如是大抵文人學士愛子雲之文必曲爲之護其失雖昌黎猶推尊之況其下者乎紫陽千秋直筆特書曰莽大夫豈其以訛傳訛漫不詳考誣千秋之大儒必不然矣惟桓譚新論則誠無稽之言不足信也



修譜紀疑

漳蔡氏之譜惟金鰲最著其譜始於宋咸淳辛未一修於明洪武壬子再修於宏治戊申三修於萬歷丙戌世守家業頗爲有據譜載蔡之先光州固始人唐儀鳳間有長眉公隨陳將軍政戍閩屯雲霄至元鼎遷居蔡坑爲宋理學名儒元鼎以上世次失傳故金鰲譜以元鼎爲始祖元鼎生二子長誠立次誠存誠立生芹爲判度支芹生固爲階州刺史固生境境生莊爲翰林侍讀莊生松松生溥溥生仁傑爲諫議大夫仁傑生希稷爲兵

部侍郎希稷生逢甲爲宋進士稱使公初著家譜者也
逢甲生自成自正自成生乙牛自正贅金鰲與族兄復
吉偕因家焉自元鼎至乙牛世嫡相承凡十三世居蔡
坑元至正癸巳遭土賊之亂闔族死於石穴蔡坑不祀
今所存者金鰲一派自正復吉子孫也其間分派者元
鼎孫繼分掌潮陽闢望庄因家於潮傳子震爲銀青光
祿大夫今澄海南門蔡氏是也曾孫精分掌泉州吳店
市庄因家於泉今吳店市蔡氏是也震八世孫元仲回
居漳浦東埔今石埕蔡氏是也譜系分載甚明吾族自

直翁以上世代無稽相傳爲元鼎子孫而莫詳世系金鰲族姓有以譜牒至者於乙牛之下註遭言外逃今住漳浦西湖於是咸曰直翁卽乙牛之子也遂欲據以傳信夫祖孫父子之間精神命脈一氣感通焉可誣也萬一所據不核在子孫爲誣其祖而使吾祖宗謂他人父也將可乎哉按金鰲譜稱乙牛至正戊子在蔡坑造大宅砌石橋石路其必無遷居之志明矣六年而難作闔族殲焉則乙牛之死於難也信矣我直翁生至元戊寅當癸巳之變年方十六果爲乙牛之子不宜獨在西湖

卽或逃難至此則明初難平之後歸蔡坑復業者不少
亦不宜絕不往來也或曰當時亦安知其不往來或已
建基於此安土重遷亦未可知曰若是則洪武時聘夫
續譜正當家難初平之時思合族收好之誼鴒原之痛
未灰鳩宗之念方篤直翁果與聘夫同爲逢甲曾孫又
屬承祧世嫡以冢嗣至親而近在同邑爲時未久傳世
未多不宜遽區而別之與潮泉一例不系其子孫也且
萬歷丙子修譜時其於闤望吳店東埔三支雖族屬疎
遠猶惓惓焉欲聯而合之我族蓮峯公巳登第官部郎

[illegible][illegible]公亦發科登仕籍旣未聞援金鰲以爲世族而金鰲亦不聞收我族以入世系此又其不可信者也嘗聞長老云金鰲譜乙牛之下原註遭害二字旣又得圓圓觀之乙牛下但存黑點蓋已絶者也今於遭害之下添註外逃住漳浦西湖不知所謂外逃者謂乙牛耶乙牛則已遭害矣若乙牛之子耶亦當註其子之名於下而以外逃屬之其子不宜混而綴之其爲後人添入之筆理或然也然則今吾譜一世祖直翁公名下將不詳所自歟曰不可知也不可知斯闕之矣闕之者疑之也疑

之者將以求信也是亦金鰲祖元鼎而遺長眉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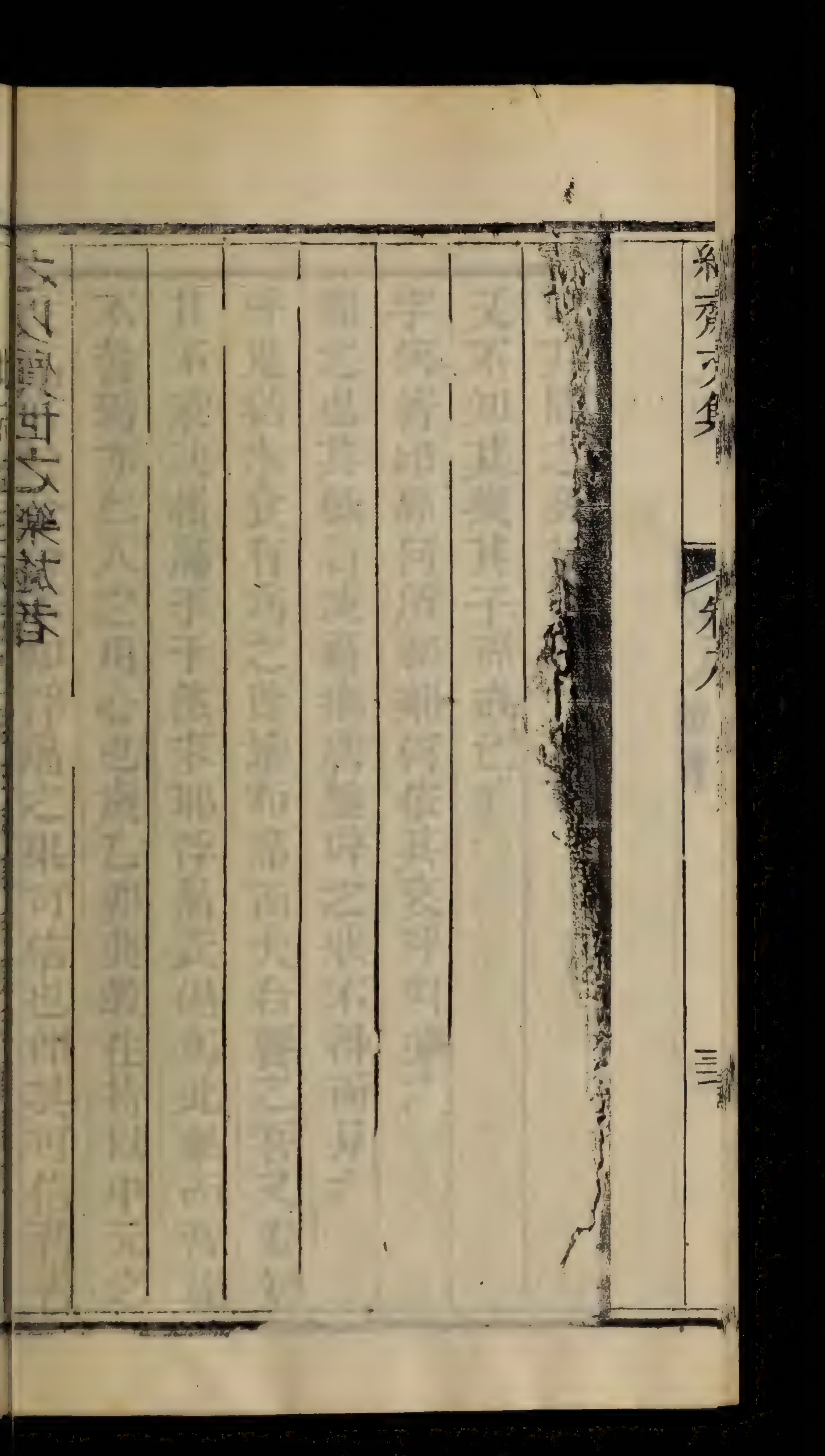
夫

興教寺盂蘭會小引

余嘗聞祇樹之說疑之謂舍衛城中烏足以供千二百五十八之衣鉢此其不可信者也及聞六道之說惑之人死則體魄歸於地魂氣升於天無不之也烏有所謂輪迴者之可信乎然而若敖之鬼不其餒而則六道所謂餓鬼不可信而可信者也既又聞盂蘭之會悲之吾儒者以萬物爲一體凡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加之意以至掩骼埋胔靡不纏綿悱惻而獨於窮鬼之哀號求食者聽之不可知之數而莫之信而專以此事屬之浮

屠氏也余嘗上下千百年幾歷兵燹幾經饑饉幾承轉徙其間之死於病死於寇死於道路死於水火災祲者又不知其幾其子孫或已滅沒無存則其氏族何系名字何著邱原何所鄉鄰何依其哀呼叫嘯之聲不得而聞之也其低眉竦肩撫膺盤辟之狀不得而見之也嗚呼鬼猶求食有爲之除壇布席而大合饗之吾又安知其不蒙袂輯屨于于然來耶浮屠氏倡爲此舉而吾徒不訾焉亦仁人之用心也歲乙卯與教住持以中元之役爲言於余余不知浮屠之果可信也即其可信者書

之以質世之樂施者



批示監生束帶呈監生束帶庶長兄僧儒先亡[illegible]子岐承繼束帶之父死當時以岐承繼長門當承重遞呈請示云云

據呈以庶長兄嗣子承重爲問經無明文但思承重卽古宗法與官員襲廕者義可相通家禮云小宗不可僭祭朱子曰宗子只得立嫡雖庶長不得立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是亦次嫡也庶子不得立者也又大清律載凡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子是未五十而有子者不得立庶子也又載文武官應襲廕者令嫡長子孫承襲嫡長子孫

有故嫡次子孫襲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其義甚明今岐雖承繼長門而儈儒自屬非嫡稽之於古按之以律卽使儈儒猶存亦在支子不祭之列岐之不當承重也明甚生嫡兄雖已少亡生與弟皆嫡次循禮而行可也

袁了凡先生訓子書後

作善降祥修身立命之說學者終身誦之而不能深信因果報應之說又以爲釋氏業緣之教儒者不道審若是則耳目聰明洪鈞賦予之身與禽獸草木蟲魚貿貿焉自生自滅於天地之間其不爲造物之所嗤笑鬼神之所玩侮者幾希姪仲履以素冊索書因錄此以示可以悟理數之相因識性命之一致天人感通之際甚可畏也或曰了凡以儒而入墨又援墨以附儒以教其子可矣聖人者修德不望報報而修修已不誠此其立說

非不甚高然上根之人既不多覯舉目皆中下之器吾
願世之引人爲善者且卑之無甚高論也

胡曉山試藝題後

癸卯夏五舟過姑蘇太守胡君鑒泉來謁禮甚恭叩之溫然敦且厚蘇爲兩江劇郡守是邦者意必有奇材異敏稱幹濟而君固恂恂儒者心甚異之翌日出其贈公曉山先生手錄試藝一篇卽余視學中州時所拔冠夏邑刻在中州試牘者也今三十餘年矣其圈點評騭悉依原卷抄錄當日擊節嘆賞情形如在目前不勝今昔之感太守語余曰昨偶檢舊書麓得先大夫手澤悽然淚下讀未竟而驛騎報先生適至匆皇出迓及今思之

殆有奇遇余曰是尊甫贈公與余夙契適以君孝思會而余亦得以數十年文章知遇邂逅述通家言訂新知而商舊學豈偶然哉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信夫旣以語太守因書其後而歸之太守其善藏之以示子孫使毋忘世業讀父書而繩祖武作合之緣固不以世代拘也

書吳茂三訓蒙輯要卷後

今世俗教子弟上焉者學文章爲制舉業馳逐聲利之場次則廣交遊習機變自矜識時達務以愚鄉曲最下則頑率奢傲張子所謂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者比比而然是可慨也吳友茂三懲末俗之獘獨取小學所載及宋元以來先儒諸嘉言善行節錄成卷帙以朝夕教子弟有喔以爲迂且拙者茂三弗恤也今年館余家又以是誨余二孫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茲錄也殆空谷足音歟歲既暮茂三將假歸出

素冊索余書遂即其所錄者書之以志同好且以解衆
楚之咻云爾

書周易明辨錄後

古易十二篇經傳不相附屬如今
欽定周易折衷所定者至費直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
中王弼又以大象附彖小象附爻每節加彖曰象曰文
言曰以別之卽今現行之易是也朱子本義倣呂東萊
依古本凡王弼所加彖曰等句悉皆刪去而每卷首名
有標題總注如卦之上下兩象係大象傳注釋及兩象
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詞也繫小象傳注釋下句作一句
讀便明人多讀至六爻爲一句遂誤以大象爲周公作

矣

履虎尾否之匪人同人于野艮其背詞與名連屬似是一手所定非因舊名而增加者李文貞以爲伏羲時僅有八卦之名重卦之名則文王所命也但朱子答門人亦云不可考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是重卦不始自文王豈伏羲時有重卦而無其名耶

大方圖中列四五兩層旁注十六卦三十二卦是開互卦法門

雷以動節作釋內方圖極有見解本義與上章同亦未

可盖非此節即易逆數也項安世以逆數句爲起下文

八句是也雷動風散震巽居首也雨潤日晅坎離次之

也艮止兌說艮兌又次之也乾君坤藏終之以純陽純

陰也與上文知來者逆只是一理上章以天地說起此

以乾坤終焉者上言不易之體此言變易之用也

依項氏說則上以天地說起爲數往者順但水火雷風

與圖序稍倒耳

魏伯陽作參同契爲火候之祖朱子與蔡季通辨論甚

詳此書所云火候大抵即參同之旨也其法以乾坤爲

門戶坎離爲乾坤二用牝牡四卦以爲槖籥其餘六十卦分配一月朝屯暮蒙晝夜各一經緯日使只是分卦卻無分爻之文如麻衣所云者參同契之旨未能洞然不敢强解大抵皆易學之支流非聖經之要旨也

揲蓍者多認歸奇爲正數過揲爲散數致使七八九六之理不明左氏內外傳晉文貞屯悔豫穆姜艮之隨皆以八言以爲舉其不變之爻以爲說朱子亦如此說但董因爲文公筮得泰之八是六爻皆不變者亦謂之八何耶

據麻衣易分爻值日之法自當以氣盈爲主方合大圓
圖二十四氣之序但除八純卦二十四爻只有三百六
十爻分配一歲氣候尚少五日有奇則次年冬至日躔
差箕二亦尚五度有奇以卦爻推之亦尚差五爻何以
冬至必值復夏至必值姤竊未解

頤之爲象只是顚拂二字求初者爲顚求上者爲拂故
三拂四顚五拂獨此爻顚拂並用勉齋黃氏以顚頤爲
一句拂經于邱頤爲一句

欽定周易折中甚取之則邱頤當主上無疑　邱頤作

邱園自樂之賢亦通但賁六五賁於邱園亦指上九艮體而在卦外者

書沈艮思春秋三傳明辨錄後

三傳口傳

公穀主於解經左氏長於論事解經從質即鄒國語音不妨綴入論事尚文故多藻飾昌黎所謂浮夸是也古未有用意爲文詞者用意爲文自左氏始其書爲史記鼻祖司馬氏而外恐未能擬似其非漢儒所編次無疑也左氏比諸家最爲晚出公穀先見於武宣之世秦火之後自是口傳相授但始初必有原文如伏勝之授尚書從記誦中傳寫者啖氏之說恐公穀亦未必然

感麟而作

與邱明同觀魯史經傳並作固屬可疑至左氏隷事終於哀公二十有七年去獲麟之歲尚有十三年似不得議其二年中悉皆湊泊也　孔子七十歲以前未見魯史固無此理但因欲修春秋再向太史氏徧觀義亦可通似可不必深辯

酒泉

禮賜之爵然後爲鬯未賜爵則資鬯於天子故知古者天子賜爵極重不得與鞶鑑一例

殺里克

衛獻公入而殺甯喜亦可並觀左氏稱甯喜專公患之衎入以襄公二十有六年殺甯喜在踰年之後事與里傳稍别然據公羊所載亦正與此一例葢衛衎鄭突晉夷吾一人而已衛莊公之於渾良夫也亦然

懷嬴與焉

懷嬴自是因懷公謚而及之非别有取義左氏事後爲文以其懷公也而懷嬴之猶曰圉妻與焉耳以别於四人也並非當時即有懷嬴之號厥後稱辰嬴者則適文

公後所字也若謂羸固字懷與懷公謚同而改恐未必

夷吾卒

若謂前此晉魯無會盟之事故不以告如詭諸卒殺申生里克弒君殺里克丕鄭等類皆見於經詭諸以前不概見者晉至獻公始大也但夷吾卒懷公在時何以不赴殊不可解

遂霸西戎

秦穆之伯也猶勝宋襄自齊桓死而列國無伯宋襄以桓公管仲托孤之故而興師伐齊勝齊則自以爲伯矣

霸未嘗伯也自晉文死而列國無伯矣秦穆以終用孟明而懼晉勝晉則亦可以爲伯矣況悔過用人又爲聖人所取乎

有星孛入於北斗

李淳風始算孛行度當是彗孛之孛乃月最高行非星也近世星命家以四餘並七政爲十一曜竟似有星矣黃氏之誤本此　黃赤道赤字宜改白字蓋黃赤道之交乃春秋分非羅計也羅計者黃白道交角處也月有九行元人一之曰白道

趙穿

趙穿弑君自是希盾之意或盾使之弑也當日太史氏必實有所見故直書盾弑其君惜也越境乃免恐非夫子之言若越境可免則不得竟書爲弑矣

趙孟子木

以國語不同爲趙孟子木出脫亦有見解但思叔向亦會使楚旣能侍言必通楚語何以子木又不能對恐左氏本意未必如此

日食

所謂朔者合朔也經度同謂之合朔並緯度亦同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故過朔而食不及朔而食與日合在晦皆歷官置朔之誤所引洪範不言日月星辰之變可破向歆何鄭之說但詩以日食爲變書稱瞽奏鼓左氏鼓用牲於社雖其行度自然不得與星孛並言災異聖人每引以爲戒者以其理雖常其跡則變也忽而不戒亦非恐懼修省之道　彼月而食則爲其常者月於七政爲最低近地其行度又有小輪次輪自爲高下故遇望時易入於闇虛而食也

欵祭仲

反經合道一言開後人無數藉口處宋儒出而權之義始明

同非吾子

公羊於子同日喜有正也是明以同爲桓子矣故知此處爲因其淫佚而加之

國爲君守之曷爲不入

國爲君守二句自是後世權國者所不及然目夷所以能歸宋公者尤在國固臣之國也一語故楚人挾宋公

以逼宋宋人曰吾國已有君矣此公孫申示晉不急君之意也北狩用之而英宗以歸南渡反之而二聖不復使復國者不體此意急則爲前驅之射緩則與奪門之師矣可慨也

不近刑人

左氏寺人貂漏師多魚則宦寺典兵之始矣

戎者衛也

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據穀梁原文則直以爲衛伐矣考經文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於楚邱則衛之罪

見矣又何必伐者之卽衛哉此穀梁之深文也

逃軍

據左氏令狐之役先蔑將下軍杜註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云云是蔑亦在統師之列但爲逆雍非拒秦也及至卒然變計背先蔑而敗秦師先蔑乃懼罪不敢歸輟戰而奔以其在軍而逃故以是爲逃軍也皆以申明不言出在外也之意三傳俱無甚矛盾似可從



